

完美主義的領域特定性：端視於個體特性及檢視的領域*

許庭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生事務處

許維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李俊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

本論文檢視完美主義是普遍性或是領域特定性，以及性別所產生的影響。研究一以幾近完美主義量表修訂中文版檢視運動員以及一般生在運動、學業領域的完美主義。研究一發現在高標準裡，領域、學群、性別的主要效果顯著，學群與領域、性別與領域間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在相關分析部分，在運動員部分是沒有相關，但是，在一般生則呈現運動以及學業領域高標準的相關性，但如果將運動員以及一般生合併計算，則不管男性或是女性都沒有相關。因素分析顯示運動員為兩因素，但一般生為一因素。研究一高標準分數的差異以及領域間無相關的現象，基本上支持完美主義為領域特定性，但一般生在領域間高標準的相關，以及因素分析為單一因素，卻是支持完美主義跨領域的特性。基於運動與學業是向度差異非常大的領域，這可能產生兩者間的特殊性。研究二則以一般生在生活以及學業領域檢視此議題。研究二發現學業跟生活在高標準分數的差異，但性別間則無差異，性別與領域間無交互作用；相關分析部分僅女性呈現生活以及學業領域在高標準以及落差的相關性，男性則無此相關；因素分析的結果為一因子。本研究認為探討完美主義領域特定性時，需要同時考量實驗參與者對於研究者所挑選領域知覺的重要性以及領域間的相關性。

關鍵詞：完美主義、性別差異、領域特定性

* 1. 本論文改編自第一作者之碩士論文；本文通訊作者：李俊仁，通訊方式：jrlee@ntnu.edu.tw。
2. 感謝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對於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的經費支持，使得本論文得以完成。

完美主義 (Perfectionism) 指的是個體為自己設定高標準，而且可能是在現實狀況裡，個體無法達成的標準 (Hewitt & Flett, 1991; Hewitt, Mittelstaedt, & Wollert, 1989)。個體的完美主義傾向不只可能影響心理疾病的發生，也影響個體生活適應的正向運作，對於維護個人心理健康有其重要性。個體的完美主義傾向跟個體的心理疾病的關係，例如憂鬱症、強迫症，或是飲食疾患的出現以及個人的創造力、成就動機、幸福感、自尊、焦慮以及壓力息息相關 (方紫薇, 2012; 張映芬, 2019; Chou et al., 2019; Flett & Hewitt, 2002; Hewitt & Dyck, 1986; Wang, Slaney, & Rice, 2007; Wang, Yuen, & Slaney, 2009)。

完美主義被視為是類人格的特質，這代表完美主義的運作應該是穩定的、橫跨不同情境的。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完美主義者並不是跨領域的 (domain-general)，而是領域特定的 (domain-specific) (Flett, Hewitt, Oliver, & Macdonald, 2002)。這類的研究，往往採用改變導引詞的方式，例如，在生活上、在學業上、或是在運動上，詢問受試者在特定領域的完美主義特質，然後以群體資料分析領域間的標準是否達到差異，如果達到差異則視為是支持領域特定的證據 (Dunn, Dunn, & McDonald, 2012; Dunn, Gotwals, & Dunn, 2005)；又或者是挑選特定受試者，如運動員、資優生、職業婦女，檢視這些受試者在領域間的標準差異，藉此論述完美主義的領域特定性 (Dunn et al., 2005; McArdle, 2010; Mitchelson & Burns, 1998)。

完美主義若是類人格特質就應該是跨領域的，但過去的研究證據卻顯示完美主義可能是領域特定的，兩者間存在矛盾。此外，如果完美主義是領域特定的，因為男女對於許多事情重視程度不同，男女在不同領域上標準設定可能產生差異，也就是統計上的性別與領域產生交互作用是可以預期的 (Haase, Prapavessis, & Owens, 2013; Slaney & Ashby, 1996)。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檢視完美主義的跨領域以及領域特定性，以及性別在領域特定以及跨領域的影響。

一、完美主義領域特定性

儘管早期的完美主義研究是採用單一向度而且只關心負面的作用，並檢視完美主義與心理病理的相關性，但是，後續的研究則認為完美主義除了負向的作用外，還應該包括正向的趨力 (Flett & Hewitt, 2002; Pacht, 1984)，目前的研究，則是支持完美主義是多向度的，目前較廣泛使用的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包括 Hewitt 與 Flett 的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簡稱 HF-MPS; Hewitt & Flett, 1991)、Frost 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簡稱 F-MPS; Frost, Marten, Lahart, & Rosenblate, 1990)，以及幾近完美主義量表修訂版 (Almost Perfect Scale-Revised, 簡稱 APS-R; Slaney, Rice, Mobley, Trippi, & Ashby, 2001)。

Hewitt 與 Flett (1991) 將完美主義分成個體自我設定高標準的自我導向型完美主義 (self-oriented perfectionism, SOP)，他人對於個體設立高標準的社會導向型完美主義 (socially-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SPP)，以及個體對於他人達到的完美主義要求的他人導向型完美主義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OOP)。

Frost 等人 (1990) 則將完美主義區分成六個向度，分別為個人標準 (personal standards, PS)、組織性 (organization, O)、過度在意犯錯 (concern over mistakes, CM)、懷疑行動 (doubting of actions, D)、父母期望 (parental expectation, PE)，與父母批評 (parental criticism, PC)；個人標準指個體要求自己達成高的標準、組織性指個體在乎秩序或整潔、過度在乎錯誤為個體認為發生錯誤或不完美是失敗的、對行動的懷疑是指個體對於自己能夠完成事情或達到標準的能力感到懷疑、父母期望是指父母對個體設定了高的期待並期待個體可以達到，父母批評指的是父母會過度批評個體的表現。

上述兩種完美主義的理論與測量方式，主要都是關注在自我設定的標準，以及社會或重要他人設定標準；但也有學者將這兩個主要向度分成個人標準 (personal standard) 以及評價性關心 (evaluative concern) (Levine & Milyavskaya, 2018)。

Slaney 等人 (2001) 認為上述兩種量表比較沒有辦法反應諮商實務的需求，因此在與完美主義個案訪談後，決定高標準 (high standards)、次序 (order) 以及差距 (discrepancy) 等三個向度。高標準的向度是完美主義的基本定義，此量表也比較強調自我設定的標準，而非他人設定的標準；次序的向度因為訪談裡發現受訪者屢屢提到次序以及整潔的重要性；落差指稱是個人標準跟實際表現的落差，希望能夠更加突顯過去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的適應或是不適應的成分。他們根據訪談後決定的向度命題，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三因素的適切性。但本文認為次序的重要性是應該受到懷疑的，理由有三：一、次序本身跟高標準有中度的相關，但除了跟 Frost 完美主義多向度量表的組織性達到高相關外，次序跟 Hewitt 與 Flett 以及 Frost 兩種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各分量的相關偏低，最高僅有中度相關；二、它跟憂鬱等生活適應指標幾乎沒有相關性 (Slaney et al., 2001)；三、在使用幾近完美主義量表進行完美主義類型的研究裡，次序的指標是不納入分類的分析的 (Rice & Ashby, 2007; Rice & Slaney, 2002; Wang et al., 2007)。

完美主義常被視為一個持久穩定的人格特質，代表完美主義應該是橫跨不同領域的，然而許多實徵研究開始檢視完美主義是否為領域特定性。Slaney 與 Ashby (1996) 透過臨床晤談的方式找到完美主義受試者，以回答問題的方式檢視研究參與者完美主義傾向會出現在哪些領域。37 個受訪者中有 36 個認為在專業、學業領域會有完美主義的傾向，但只有 1 個在運動領域會有完美主義傾向。Mitchelson 與 Burns (1998) 採用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對有婚姻且有小孩的職業婦女進行家庭領域與工作領域的完美主義調查，結果發現在完美主義的程度上，工作領域在自我導向型、社會導向型與他人導向型三個向度的完美主義程度都顯著高於家庭領域。Dunn 等人 (2005) 則是針對大專運動員使用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探討運動員在學業領域、運動領域以及一般領域中完美主義程度的差異，研究發現大專運動員在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程度，在自我導向型、社會導向型與他人導向型三個分量表都顯著高於學業。Dunn 等人 (2012) 進一步重複驗證運動員在自我導向型、社會導向型與他人導向型三個向度對運動領域的傾向顯著高於學業以及一般領域，並進一步地提出個人知覺能力 (perceived competence) 以及個人知覺重要性 (personal importance) 扮演重要的角色。McArdle (2010) 檢視資優學生在學業領域與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傾向程度，研究發現資優學生在學業領域的完美主義顯著高於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

上面所提及的研究比較以不同背景的實驗參與者在單一領域的差異，或是以相同實驗參與者詢問兩個不同領域的完美主義的狀況論述領域特定性的議題。但也有研究採用的方式是檢視多於兩個領域的完美主義傾向。Haase 等人 (2013) 使用正、負向完美主義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fectionism Scale) (Terry-Short, Owens, Slade, & Dewey, 1995) 調查大學生在大學／工作、人際關係、身體活動、家庭環境、外表五個領域的狀況，他們採用正向、負向完美主義現象的句子描述，請研究參與者針對五個領域以五點量表評定自己是否符合描述的現象，得到各領域正向以及負向完美主義指標。正向指稱的是完美主義對於生活適應的積極功能，負向則是可能對生活適應產生負面作用的功能。例如，正面的完美主義：他人會因為我的成就而尊敬我；負面的完美主義：當我開始做一件事情時，我會因為可能失敗而感到焦慮。研究結果發現在學校／工作的領域當中正向與負向的完美主義都顯著高於其他領域，支持完美主義為領域特定性。Stoerber 與 Stoerber (2009) 研究大學生和網路使用者，以英文版的完美主義問卷 (Perfectionism Questionnaire, PQ) (Rhéaume, Freeston, Dugas, Letarte, & Ladouceur, 1995) 請研究參與者以是或否的方式判斷自己在 22 個領域是否為完美主義者，這 22 個領域包含工作、身體意象、課業、身體外表、社會關係、發表作業、拼字、穿著、說話方式、愛情關係、飲食習慣、健康、家務、時間管理、信件通訊、休閒活動、口頭報告、運動、購買、次序、小孩教育、手作等。研究發現不同領域受到完美主義的影響程度皆不相同，超過半數的研究參與者認為工作重要，但認為運動重要者不到兩成，其中工作、課業、準備文件、通訊、口頭報告以及次序跟 Hewitt 與 Flett 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 (HF-MPS) 的自我導向型以及社會導向型完美主義達顯著相關，其它領域則無關。一方面個體在完美主義可能有領域上的差異，另外一方面，領域的完美主義與一般性的完美主義不一定有直接關連性，這也支持領域特定的論述。

二、檢視完美主義領域特定性的研究法

過去的研究往往是利用某群體在領域間出現完美主義特徵的差異，視為是支持完美主義領域特定性的證據。例如 Dunn 等人（2005）針對大專運動員使用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探討運動員在學業領域、運動領域中完美主義程度的差異，以運動員對於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指標高於學業領域，論述支持完美主義領域的特定性。McArdle（2010）檢視資優學生在學業領域與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傾向程度，也是以資優生完美主義的評定上，在學業領域高於運動領域，認定為領域特定性。

但本論文認為領域標準設定的差異，並不足以支持領域特定性。儘管個體對不同領域完美主義的要求可能不同，但高標準的個體是不是在各領域恆高，低標準的個體是不是在各領域恆低，才是檢視一致性的準則。這一個研究認為檢驗此論述方式是利用個體在不同領域裡面標準設定的相關係數或是因素分析作為檢定的基準。儘管在不同領域的完美主義特徵絕對的高低標準不同，但如果達到相關性，則代表跨領域；此外，如果在因素分析裡能呈現單一因子而非多因子，應該也能視為支持完美主義跨領域的證據。這樣的想法也曾出現在 Dunn 等人（2012）的論文裡，他們利用 Hewitt 與 Flett 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檢視運動員在課業以及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以因素分析的方式，檢視課業以及運動在 Hewitt 與 Flett 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的自我導向型、社會導向型、他人導向型三個分量表的關係，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兩個分離的因素，運動的在一個因素上，學業的在另一個因素。他們利用此證據認為完美主義是領域特定的。

檢視 Haase 等人（2013）針對大學生使用正、負向完美主義量表測量在學業／工作、人際關係、身體活動、家庭環境、外表五大領域的完美主義表現，可以發現各領域間完美主義的相關性，而這樣的相關性在男女是不同的。例如，在正向完美主義中，女性在學業／工作領域與外表領域呈現中等程度的相關，男性則幾乎沒有相關；女性在大學／工作領域與家庭環境領域有中等程度的相關，男性僅有低相關；在負向完美主義中，女性在學業／工作領域與外表領域有中等程度的相關，男性幾乎沒有相關；女性在大學／工作領域與家庭環境領域有顯著的相關，男性相關則較低。這樣的結果也說明不同領域的完美主義的相關性是不同的，而且，男女在領域間的完美主義的相關性是有差異的。

三、完美主義的性別差異

在過往的完美主義領域特定性研究中，男女性別差異是一個重要的發展議題。Slaney 與 Ashby（1996）以質性的方式，進行訪談研究。發現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女性，認為自己會在家庭工作／清潔領域具有完美主義的傾向，然而僅有四分之一的男性會認為自己在此領域具有完美主義。Dunn 等人（2005）發現運動領域方面，男性在自我導向型以及他人導向型的完美主義的程度顯著高於女性；Dunn 等人（2012）運用同樣的量表，發現在運動領域方面，男性在社會導向型的完美主義的程度顯著高於女性，自我導向型及他人導向型則沒有差異。由此可以推論性別與領域間的完美主義可能有交互作用。Stoeber 與 Stoeber（2009）發現在大學生群體中，相較於男性，女性在拼字、說話方式、以及投資購買領域有較少比例的人認為在這些領域有完美主義傾向；在網路使用者的群體中，女性較男性在拼字、身體意象、穿著、次序、時間管理、家務領域有較高比例的人認為在這些領域具有完美主義傾向。在近期研究，Haase 等人（2013）針對大學生，使用正、負向完美主義量表測量在五大領域大學／工作、人際關係、身體活動、家庭環境、外表的差異。在正向完美主義中，男性在大學／工作領域顯著高於人際關係、家庭環境、外表領域，但和身體活動領域則無顯著差異；女性在大學／工作領域都顯著的高於其他所有領域。女性在大學／工作的領域顯著的高於男性，而男性則在身體活動的領域顯著高於女性。在負向完美主義中，男性在各領域皆無顯著差異；女性則在大學／工作領域顯著高於其他領域，外表領域也顯著高於身體領域。

從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性別在不同領域完美主義程度，會因為領域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如，男性在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程度高於女性（Dunn et al., 2005; Dunn et al., 2012; Haase et al., 2013），而女性在學業領域的完美主義程度高於男性（Haase et al., 2013）。

本研究探討不同領域個體的完美主義特徵是否有關連性，而這樣的相關性，是否受到性別的影響。本研究使用幾近完美主義量表修訂版（Slaney et al., 2001），將此問卷加上不同的領域引導詞，形成領域特定性問卷，測量完美主義的領域特定性。

選擇此問卷主要原因在於此問卷具備臨床應用的意義。Rice 與 Slaney（2002）曾利用高標準以及落差分數以集群分析方式區分出三個完美主義類別：適應完美主義者（adaptive perfectionists）、不適應完美主義者（maladaptive perfectionists），以及非完美主義者（non-perfectionists）；Rice 與 Ashby（2007）更進一步的利用接收者操作特徵反應（Receiver Operative Characteristic, ROC）曲線檢驗何種高標準與落差的切截分數可以提供比較有效的區辨力。切截分數的設立有助於諮商者快速地了解個案狀況，針對個案狀況提供較佳的輔導。幾近完美主義量表利用高標準的切截分數可以篩選出是否為完美主義者，以落差分數的切截分數區辨適應以及不適應的完美主義者（Rice & Ashby, 2007; Wang et al., 2007）。在此研究脈絡下，其可能的貢獻為如果完美是跨領域的，則一個人受到完美主義影響所產生的焦慮或是憂鬱可能是不同領域的累加，但如果是領域特定的，則相對上沒有累加性的議題。這會牽涉在諮商時，一般性的詢問、重點領域的詢問，或是多個領域的詢問才能真正反應出完美主義對於生活的影響。這一點是其它的完美主義量表沒有辦法達到的功能。

研究一

本研究則同時針對運動員以及一般生兩個群體，觀察其在運動以及學業兩個領域中是否會產生差異，並觀察是否產生交互作用，若是達到差異或是達到交互作用，根據過去文獻的推論可以宣稱支持完美主義為領域特定性。不過，本研究同時以相關以及因素分析檢視跨領域的特性，如果顯示是單一因素，則支持跨領域的運作，如果是不同因素，則支持領域特定的運作。

另一個考慮的變項是性別，男性與女性是否在不同的領域設定不一樣的標準。若完美主義為領域特定性，又加上性別對不同領域所設定的標準可能是不同時，則說明往後研究需要注意領域以及性別對於研究結果的影響。此論文也檢視選擇不同領域時，對於領域間相關性產生的影響，例如對於女性而言工作跟生活可能有一定的關連性，但工作跟運動則無關。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參與者為一般生以及運動員。一般生為就讀臺灣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大學部學生；運動員（指我國各大專院校接受國內有例行性訓練之大專運動代表選手）。採便利性取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一般生共發出 104 份問卷，其中有 58 位女性（55.7%），46 位男性（44.2%），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21.3 歲，標準差為 1.26。一般生平均運動訓練時數每日 0.8 小時，平均運動資歷 1.7 年。運動員共發出 53 份問卷，其中有 29 位女性（54.7%），24 位男性（45.3%），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20.5 歲，標準差為 1.74，平均運動訓練時數每日 5.67 小時，平均運動資歷 9 年。一般生的研究參與者在理工科系為 5 人（4.8%）、醫農科系為 13 人（12.5%），文法商科系為 86 人（82.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中文幾近完美主義量表修訂版，該量表使用李克特七點量表計分，從 1 分的非常不同意（strongly disagree）到 7 分的非常同意（strongly agree），由 Kenneth T. Wang 翻譯為中文，高標準、次序與落差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82、.68 與 .88（Wang et al., 2007）。量表一共有 23 題，高標準有 7 題；次序為 4 題；落差為 12 題。高標準的題目，例如「你若是對自己沒有

太高的期望，你便永遠不會成功」；次序的題目，例如「整齊對我而言很重要」；落差的題目，例如「我很少能達到對自我表現所定下的高標準」。

比照過去研究完美主義領域特定性的方式 (Dunn et al., 2005; Dunn et al., 2012)，將此量表加上引導語句，形成特定領域的完美主義測量，例如，在學業部分，「我對自己在學業上的表現有很高的標準」；在運動部分，「我對自己在運動上的表現有很高的標準」。

根據 Slaney 等人 (2001) 的研究，次序與高標準同屬於完美主義正向的部分，兩者間為中度相關，但次序與憂鬱、學業成就相關低，這代表其臨床價值有限。劉又伶 (2016) 也發現次序與生活滿意度以及貝克憂鬱量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034 與 .081，同樣顯示次序與生活適應的關係低。過去使用幾近完美主義量表進行完美主義分類的研究時，只採用高標準以及落差分數進行分析 (Rice & Ashby, 2007; Rice & Slaney, 2002; Wang et al., 2007)，有的研究甚至沒有報告次序分數 (Wang, 2012)，即使報告了次序分數，也是不適應完美主義者高於非完美主義者，但低於適應完美主義的狀況 (Wang et al., 2009)，不適應完美主義者的分數在適應完美主義以及非完美主義者中間，顯示次序分數對於臨床應用並不是好的指標。因此本研究分析時，雖然報告次序的分數，但僅針對高標準與落差兩個比較有臨床意義的指標進行說明。

(三) 研究程序

一般受試者的施測方式為詢問大學部授課教師的同意，在詢問學生意願後發放問卷。運動員施測方式為研究者之一至體育學院及運動員練習場地，經教練同意後施測。所有實驗參與者施測前都經過說明研究主題與研究同意書內容，在參與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後施測，每位皆填寫運動領域幾近完美主義量表修訂中文版、學業領域幾近完美主義量表修訂中文版與基本資料。為避免量表順序產生偏誤，以對抗平衡的方式進行兩個領域的完美主義施測。

二、結果及討論

(一) 高標準的分析

以一般生以及運動員為學群、男女為性別的受試者間變項，課業以及運動為領域的受試者內變項，進行三因子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在高標準為依變項的主要效果皆達顯著差異，領域 $F(1, 153) = 8.48, p < .01, \eta^2 = .052$ ，學群 $F(1, 153) = 14.78, p < .001, \eta^2 = .088$ ，性別 $F(1, 153) = 8.1, p < .01, \eta^2 = .05$ 。在交互作用的部分，學群、性別與領域的三因子交互作用則未達顯著 $F(1, 153) = 1.53, p > .05$ 。二因子交互作用部分，學群與領域的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差異， $F(1, 153) = 107.86, p < .001, \eta^2 = .413$ ；性別與領域的交互作用效果亦達顯著差異， $F(1, 153) = 13.87, p < .001, \eta^2 = .083$ ，學群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效果未達顯著， $F(1, 153) = 1.45, p > .05$ 。

因為三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二因子的學群以及性別交互作用不顯著，為了簡化資料的報告。以下採用學群與領域以及性別與領域分別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在領域以及學群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裡，領域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155) = 5.67, p < .05, \eta^2 = .035$ ，學群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155) = 15.09, p < .001, \eta^2 = .089$ ，領域與學群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 $F(1, 155) = 100.55, p < .001, \eta^2 = .393$ 。在單純主要效果考驗中，在運動員及一般生都發現領域的差異，運動員 $F(1, 52) = 59.27, p < .001, \eta^2 = .533$ ，一般生 $F(1, 103) = 42.86, p < .001, \eta^2 = .294$ ，但是，資料模式卻是相反的，運動員對運動領域的高標準分數為 39.87，顯著的高於學業領域 31.28；在一般生裡，學業領域的高標準為 33.55，運動領域為 30.47。

在性別以及領域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裡，性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155) = 10.88, p < .01, \eta^2 = .066$ ，男大於女，領域主要效果未達顯著 $F < 1$ ，性別以及領域的交互作用主要效果達顯著差異 $F(1, 155) = 11.60, p < .01, \eta^2 = .07$ ，主要是男性在運動領域高於女性，但在學業上則男女相同。

(二) 落差的分析

當以落差為依變項時，領域主要效果未達顯著， $F(1, 153) = 1.387, p > .05$ ，學群達顯著 $F(1, 153) = 14.03, p < .001, \eta^2 = .084$ ，性別達顯著 $F(1, 153) = 5.05, p < .05, \eta^2 = .032$ 。

在交互作用的部分，學群、性別與領域的三因子交互作用則未達顯著 $F < 1$ 。二因子交互作用部分，學群與領域的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差異， $F(1, 153) = 40.76, p < .01, \eta^2 = .21$ ；性別與領域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 $F < 1$ ，學群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效果未達顯著， $F(1, 153) = 1.32, p > .05$ 。

基於性別在二階以及三階的交互作用都沒有與其它變項達顯著，為了簡化資料的呈現，僅以領域以及學群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領域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 $F(1, 155) = 1.56, p > .05$ ，學群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155) = 14.63, p < .01, \eta^2 = .086$ ，兩者交互作用達顯著 $F(1, 155) = 42.15, p < .01, \eta^2 = .214$ ，主要是運動員在運動領域的落差分數遠高於學業，一般生則在運動以及學業領域相同。

(三) 領域間的相關與因素分析

儘管領域間達到顯著差異，性別與領域、學群與領域交互作用也顯著，可以支持領域特定的論述，但是不同的領域間的相關性為何呢？學群間是否有差異？男女間是否有差異？

分析學群時，發現一般生在學業以及運動的高標準達顯著相關，運動員則無。落差部分，也是一樣的模式，一般生在學業以及運動間達顯著，相關係數為 .28，運動員則無，相關係數為 .20。分析不同性別在運動以及學業高標準的相關程度，都沒有發現達到顯著相關。

在落差分數上，則是運動員無相關，但是一般生達到顯著相關，相關係數為 .44；女性學業與運動領域相關達顯著 .38，男性則無相關。

因為設定標準是完美主義的主要指標，如果兩者間沒有相關，加上領域間差異，領域與性別、領域與學群皆有交互作用，則所有證據都支持領域特定性，這一個研究的運動員部分，就是符合這些的標準。不過，分學群分析相關時，則發現一般生在學業以及運動的高標準相關達到顯著，這顯示不同學群的差異。

比照 Dunn 等人 (2012) 的思維邏輯，如果因素分析後為一個因素，則應該宣稱為跨領域，如果是兩個因素時，則應該宣稱為領域特定。將運動員以及一般生分開進行因素分析時，將學業以及運動的高標準以及落差分數視為因素分析的變項，發現運動員是兩個因素，特徵值分別為 1.77，以及 1.24，變異解釋量分別為 44.36% 以及 30.96%；以一般生為對象分析時，則僅出現一個因素，特徵值 1.93，變異解釋量為 48.13%。

表 1 整體樣本描述統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信度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運動員							
運動－高標準	41.54	4.85	38.48	6.80	39.87	6.14	.90
學業－高標準	31.17	7.92	31.38	5.58	31.28	6.67	.88
運動－落差	59.17	11.20	58.62	9.33	58.87	10.12	.86
學業－落差	52.17	10.70	49.31	2.06	50.60	10.04	.89
運動－次序	22.67	4.23	21.48	3.05	22.02	18.26	.82
學業－次序	18.13	5.10	18.38	3.41	3.65	4.22	.84
一般生							
運動－高標準	33.24	7.63	26.47	5.82	30.47	8.36	.87
學業－高標準	34.89	7.00	34.64	5.43	33.55	5.66	.81
運動－落差	48.76	12.19	43.69	10.93	48.67	12.56	.61
學業－落差	54.54	1.64	49.14	11.54	49.20	10.83	.59
運動－次序	18.41	3.95	16.90	3.26	17.57	19.08	.92
學業－次序	19.39	3.70	18.83	3.27	3.64	3.46	.92

註：信度係數為 Cronbach's alpha。

表 2 不同學群在運動、學業完美主義指標的相關性

變項	1	2	3	4	5	6
1. 運動－高標準		.33**	.61**	.20	-.03	.27
2. 運動－落差	.50**		.48**	.08	.17	.24
3. 運動－次序	.62**	.29**		.23	.13	.42**
4. 學業－高標準	.28**	.19*	.31**		.68**	.79**
5. 學業－落差	.16	.44**	-.03	.23*		.55**
6. 學業－次序	.32**	.12	.52**	.48**	-.05	

註：上三角為運動員、下三角為一般生。

* $p < .05$. ** $p < .01$.

表 3 不同性別在運動、學業完美主義指標的相關性

變項	1	2	3	4	5	6
1. 運動－高標準		.63**	.68**	.11	-.07	.22
2. 運動－落差	.57**		.47**	.08	.17	.21
3. 運動－次序	.76**	.52**		.15	-.11	.40**
4. 學業－高標準	.00	-.07	.05		.30*	.67**
5. 學業－落差	.06	.38**	.03	.47**		.23
6. 學業－次序	.14	-.05	.32**	.52**	.07	

註：上三角為男性、下三角為女性。

* $p < .05$. ** $p < .01$.

表 4 運動員以及一般生的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負荷量	運動員		一般生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一
1. 運動－高標準	.375	.746	.721
2. 運動－落差	.423	.674	.819
3. 學業－高標準	.868	-.274	.554
4. 學業－落差	.837	-.39	.654
特徵值	1.77	1.24	1.93
變異解釋量%	44.36	30.96	
合計變異解釋量		75.32	48.13

研究二

研究一試圖回答完美主義是跨領域的或是領域特定性，在差異分析上，發現完美主義高標準的指標在領域上的差異，並且發現學群（運動員、一般生）與領域（學業、運動）間的交互作用，性別與領域間的交互作用。這顯示跨領域的特性。在相關的分析上，男女在學業以及運動的高標準皆無相關，但以學群分，一般生則呈現相關性，運動員則無。因素分析顯示運動員為二因子，支持領域特定，但一般生為一因子，支持跨領域特性。研究一運動員的資料，不管是差異分析、相關分析以及因素分析，都支持完美主義的領域特定，但一般生的資料卻僅在差異分析上支持領域特定，在相關分析以及因素分析上，並不支持領域特定性。由於運動員與一般生產生若干不同，為了要檢視領域的挑選是否影響研究的結果，在研究二中，檢視一般生在生活與學業領域的關係。挑選生活領域的原因是根據 Hasse 等人（2013）的研究，男性與女性在課業與生活上完美主義特徵的相關呈現差異，Slaney 與 Ashby（1996）的研究也顯示完美主義者裡，女性幾近一半對於居家

生活整潔會有完美主義傾向，男性則不到四分之一。一方面驗證是否因為領域的挑選造成差異分析以及相關分析的衝突，另一方面檢視性別對於這兩個領域完美主義特質的差異。

一、研究方法

(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對象為就讀臺灣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大學部學生。採便利性取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者或是於課中徵詢老師同意於課後施測，或是在校園內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參與研究，總共發出 134 份問卷，剔除做答不完全的問卷 5 份，有效問卷為 129 份問卷，其中有 64 位女性(55.7%)，65 位男性(44.2%)，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19.6 歲、標準差為 1.93。研究參與者在理工科系為 33 人(25.6%)、醫農科系為 34 人(26.4%)，文法商科系為 62 人(48.1%)。研究二的研究參與者皆沒有參加過研究一。

(二) 研究工具

同研究一。但生活領域的引導句範例為「我對自己在居家生活維持整潔的表現有很高的標準」。

(三) 研究程序

同研究一的一般生。

二、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描述統計及變異數分析

以領域為受試者間變項，性別為受試者內變項，高標準、落差分別為依變項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中，在高標準的部分，領域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127) = 104.41, p < .001, \eta^2 = .451$ ，性別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 $F < 1$ ，性別以及領域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1$ 。在落差部分，領域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127) = 43.94, p < .001, \eta^2 = .257$ ，性別以及兩者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1$ 。

(二) 相關分析

在相關部分，以整體樣本而言，學業與生活的高標準相關係數為 .23，達顯著差異。如果以分性別分析，女性在學業與生活領域高標準的相關達顯著，相關係數為 .32，男性則為 .15，未達顯著；在落差部分，女性在學業與生活的相關達顯著，相關係數為 .5，男性則未達顯著。

在因素分析方面，將學業以及生活的高標準以及落差分數視為因素分析的變項，僅出現一個因素，特徵值為 1.69，變異解釋量為 42.26%。

研究二以生活以及學業調查完美注意傾向時，發現生活領域與學業領域達到差異，大學生對於學業的高標準以及落差都高於生活領域。但是，性別間沒有顯著差異，性別與領域間也沒有交互作用。基本上，高標準在領域上差異可以視為是領域特定，但是，在相關分析裡，則發現女性在生活以及學業間達到顯著正相關，但是，男性卻沒有這樣的傾向。這顯示女性在生活以及學業領域有跨領域的完美主義，但是男性在此兩領域則無跨領域特性。

表 5 性別在生活以及學業領域於幾近完美主義量表的基本描述統計

測驗變項	男性		女性		合計		信度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活－高標準	27.56	6.86	27.29	6.75	27.43	6.78	.88
學業－高標準	35.14	7.03	35.00	6.74	35.07	6.86	.87
生活－落差	41.83	11.50	41.85	11.15	41.84	11.28	.92
學業－落差	48.83	11.40	49.85	11.47	49.34	11.41	.91
生活－次序	17.95	4.38	17.23	4.98	17.59	18.09	.89
學業－次序	18.23	3.51	17.95	4.06	4.69	3.78	.69

註：信度係數為 Cronbach's alpha

表 6 性別在幾近完美主義量表各分量相關表

變項	1	2	3	4	5	6
1. 生活－高標準		.33**	.77**	.15	-.02	.48**
2. 生活－落差	.26*		.04	-.02	.23	.08
3. 生活－次序	.81**	.11		.19	.10	.70**
4. 學業－高標準	.32*	.14	.18		.37**	.48**
5. 學業－落差	.11	.50**	.17	.39**		.21
6. 學業－次序	.60**	.11	.69**	.54**	.17	

註：上三角為男性；下三角為女性。

* $p < .05$. ** $p < .01$.

表 7 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負荷	因素一
1. 生活－高標準	.544
2. 生活－落差	.669
3. 學業－高標準	.638
4. 學業－落差	.734
特徵值	1.69
變異解釋量%	42.26

綜合討論

完美主義為跨領域或領域特定的爭議裡，傳統的研究方式採用差異分析為標準，也就是領域間是否達到顯著差異作為論述基礎，發現領域間的差異則認為支持領域特定性。本論文認為領域的差異並不一定支持領域特定性，檢驗領域間是否達到相關才是比較恰當的證據。本研究採用幾近完美主義量表，在研究一裡以大專運動員以及一般生為受試者，調查受試者在學業以及運動完美主義的傾向。研究二則是以一般生為研究對象，調查他們在學業以及生活兩領域的完美主義特徵。以下的討論也將分成是否達到領域差異分數，以及領域間是否達到相關為討論目標。

一、領域間標準是否達到差異性

研究一顯示學群以及領域的交互作用，大專運動員對於運動領域的高標準高於學業領域，一般生則是學業領域高於運動領域；在性別以及領域的分析裡，性別以及領域產生交互作用，男女

在學業上的標準相同，在運動上則是男高於女。研究一運動員的結果跟 Dunn 等人（2005）得到一樣的資料模式。運動員對於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高於學業領域，而男性運動員對於運動的完美主義高於女性運動員。研究二裡以一般生為實驗參與者，對於完美主義的高標準，學業領域高於生活領域，性別以及領域間則無交互作用。研究一發現領域間在完美主義高標準的差異，基本上是支持領域特定性的。但研究一發現性別以及領域、學群以及領域達到顯著的交互作用，研究二的性別以及領域間，沒有呈現交互作用，這顯示領域的選擇、性別，或是受試者的特質可能影響研究的結果。

二、領域間標準是否達到相關

本研究提出如果發現領域間完美主義標準的相關性時，或是進行因素分析時只有一因素時，應該支持完美主義的普遍性（Dunn et al., 2012）。在實驗一裡，檢視運動以及學業領域間的相關性，在運動員的分析裡，沒有發現運動以及學業領域間的相關，男女兩性分別的分析也沒有發現兩者間的相關，但一般生則呈現相關性。因素分析裡，運動員的分析呈現跟 Dunn 等人（2012）完全一樣的雙因子資料模式，支持領域特定性。但是，如果是一般人，則呈現單一因子的狀況，支持跨領域特性。在實驗二裡，檢視生活領域以及學業領域的完美主義相關性時，則發現女性在此兩領域的完美主義相關性，男性則無。整體樣本的因素分析則呈現單一因子的狀況。

研究一的運動員在學業以及運動出現兩個因素，跟 Dunn 等人（2012）的研究結果相同，支持領域特定性，但是一般生在學業以及運動，以及研究二一般生的學業與生活，都呈現一個因素，卻又支持跨領域特性。

Dunn 等人（2012）的研究是支持領域特定的，他們以運動員為實驗參與者，以運動以及學業兩個領域檢視實驗參與者對 Hewitt 與 Flett 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HF-MPS）的完美主義傾向，並且檢視個人知覺重要性以及個人能力，發現個人知覺重要性（perceived importance）可以穩定的解釋個體導向、社會導向以及他人導向的完美主義。我們認為這可能是重要的調節變項。標準設定的差異端視實驗參與者對於所挑選領域的重視程度，如果兩個領域的重要性是相同的，則可能產生相同的標準，如果對於兩個領域的重要性有差距，那麼就可能產生標準上的差異。這產生領域的分數差異。Stoeber 與 Stoeber（2009）曾經請受試者評定在 22 個領域的完美主義特性，一般人對於不同領域的完美主義傾向有很大差異，最高的是工作以及課業，運動的完美主義則墊底。這也支持一般人對於學業或工作跟對於運動間的重視程度不同。研究一調查的是學業以及運動，運動員以及一般生皆有高標準設定的差異，只不過運動員注重運動，一般生則重視學業。研究二一般生對於學業領域的程度則高於生活領域，可能是大專學生並沒有太多的經濟能力能夠對於生活產生高標準的要求。

但重視程度無法解釋為什麼有時產生相關，有時卻無相關；有時可以是一個因素，有時卻可以多個因素。不管如何，運動員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族群，他們對於運動產生高標準是合理的運作狀態，他們對於其它領域的重視程度遠不如運動也是受到支持的。Dunn 等人（2005, 2012）以及本研究的結果，的確顯示運動員對於運動領域和學業領域的要求是不同的，而且是沒有相關的。這樣研究結果的重要性在於檢測運動員的完美主義時，應該要以運動領域作為調查運動員完美主義作用的脈絡，而不是以一般性的詢問方式，這樣比較能夠擷取完美主義對於運動員的影響。

另一個現象是如果不討論運動領域的完美主義，女性似乎比較容易產生跨領域的相關性。運動對於一般女性似乎是種化外的領域。女性在生活以及學業間的高標準是達顯著相關，但運動以及學業則無關係。顯示女性同時存在領域特定性以及跨領域特性。

不管如何，這顯示討論完美主義跨領域特性或是領域特定性時，需要考慮實驗參與者的特性，不管是一般生、運動員、資優，或是性別，以及他們對於所挑選的完美主義領域的重視程度是否不同。

三、差異分數的啟示

幾近完美主義量表有兩個主要指標，高標準跟落差。高標準可以區分完美主義者與非完美主義者，而落差分數則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適應性完美主義或非適應完美主義者。對於臨床輔導或是諮商而言，高標準可能帶來正向的趨力，但落差分數卻可能是個人不適應的表現。在研究一裡檢視運動領域與學業領域，一般生的落差達相關，運動員則無。男性與女性分開分析，女性達顯著相關，男性則無相關。在研究二裡檢視學業與生活領域，女性的落差達相關，男性則無。不管是否重視該領域，女性在落差指標上都呈現領域的相關性，是否女性所產生的落差感是累積性的，男性則無此現象。如果落差跟憂鬱有一定的關連性，因為落差的累積可能導致更嚴重的憂鬱症狀，是否會導致完美主義的女性在憂鬱的症狀以及比例比較高，這是值得追蹤的議題。

四、跨領域特性與領域特定性可共存？

Levine 與 Milyavskaya (2018) 認為個人標準以及評價性關心是完美主義的主要特質，一個人可能在不同領域裡的個人標準或是評價性關心上產生差異，這也產生了個體內的標準以及變異性。不過，過去的研究僅從個體間的標準檢視跨領域與領域特定性。就單一個體而言，完美主義是否可以同時是跨領域，也同時是領域特定呢？例如，本研究的資料顯示，女性似乎在運動是領域特定的，但是，在學業以及生活是跨領域的。究竟這樣的個人特質 (dispositional trait) 與隨領域變動的脈絡特質 (contextualized trait) 是否可能共存？有無適合的分析方式？

Franché 與 Gaudreau (2016) 提出以多層次的方式同時分析個體間以及個體內在不同領域的完美主義特性，他們採用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裡的個人導向型完美主義以及社會導向型完美主義，請受試者評定在學業 (school)、工作 (work)、親密關係 (romance)、友誼 (friendships)、家庭 (family)、親職照護 (parenting)、休閒嗜好 (hobbies) 等領域的完美主義特質，這些是個體內的資料。他們發現個體內的自我導向型完美主義跟壓力間是正相關，但是，個體間的分析卻無相關。Levine 與 Milyavskaya (2018) 檢視由實驗參與者自己選擇的完美主義領域進行調查，他們認為個人標準以及評價性關心是完美主義的主要特質，領域間會產生較大的變異；評價性關心的領域間變異較小。在個人標準部分，他們發現如果以個體間的資料而論，個人標準跟憂鬱間是負相關，標準高反而憂鬱低，如果以個體內不同領域的個人標準而論，卻是極小且不顯著的正相關。如果是計算個體內不同領域標準的標準差則與憂鬱達顯著正相關。評價性關心則是在個體間的資料顯示跟憂鬱的關連性，個體內評價性關心以及其標準差卻跟憂鬱是無關的。簡言之，不管是個體對自我的要求或是外界對個體的要求，在個體間的分析都與憂鬱有關；但是，個體對自我的要求在領域要求的變異狀況跟憂鬱有關。

Levine 與 Milyavskaya (2018) 的研究所討論的評價性關心在概念上比較接近幾近完美主義量表的落差，儘管在他們的資料裡並沒有發現個體內領域間在評價性關心跟憂鬱的關連性，反而是個人在不同領域標準的變異狀況與憂鬱達到正相關，這至少顯示檢視個體內在不同領域完美主義的狀況，對於個體的諮商與輔導可能更為重要。特別是個體間的結果可能跟個體內的結果產生相反的結論。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傳統上討論完美主義的跨領域特性或是特定性，比較傾向以群體在領域上的標準設定差異作為依據，達到差異則論述為領域特定性，但是，個體可能因為其特質對於不同領域的重視程度不同，所設定的個人標準也不相同，如此，很容易表現出差異，也容易得到完美主義的領域特定性的結論。但是，領域間的標準差異，並不代表以因素分析檢視時，會因為領域的標準不同而產生不同因素，也不代表標準間沒有相關性，因素分析以及相關的研究結果，可能與差異分析的結果不同。因素分析以及相關的方法，可能比差異的比較更符合邏輯性。

個人特質可能對於不同領域的重視程度不同，領域間的關連性影響因素分析或是相關研究法的結果。檢視完美主義是否為跨領域的議題，同時考量個人特質以及多領域的比較，可能比較容易了解全貌。

二、建議

檢視完美主義是否為跨領域的特性時，同時考慮個體內以及個體間的標準設定以及變異狀況是重要的，特別是在個體間的分析與個體內分析結果不同時，更要注意分析單位差異所造成的影響。

後續的研究應該同時採用多個領域，檢視個體內、個體間的高標準指標與心理健康的相關性，落差指標與憂鬱等心理疾病的相關性，以尋求最適合的檢測指標。例如以一般性的引導句、個案重視的領域、多個特定領域的方式，檢視哪一種的落差指標跟憂鬱的相關最高。

參考文獻

- 方紫薇 (2012)：完美主義與學習困擾、正負向情感之關係：反第思考之中介效果。*教育心理學報*，**43**(4)，735-762。http://doi.org/10.6251/bep.20110302 [Fang, T. -W. (2012). The relations among perfectionism, learning problem,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o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3(4), 735-762. http://doi.org/10.6251/BEP.20110302]
- 張映芬 (2019)：四向度完美主義之建構暨其與成就目標、學習倦怠之關係。*教育心理學報*，**50**(4)，611-635。http://doi.org/10.6251/bep.201906_50(4).0003 [Chang, Y.-F. (2019). Construction of 4-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chievement goals and burnout.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0(4), 611-635. http://doi.org/10.6251/BEP.201906_50(4).0003]
- 劉又綾 (2015)：以幾近完美主義量表檢視完美主義的類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Liu, Y.-L. (2015). *Classifying perfectionist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 through almost perfect scale*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Chou, C. C., Huang, M. Y., Lin, T. W., Lu, F. J. H., Chiu, Y. H., & Chen, J. F. (2019).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creative thinking among collegiate dancer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31*(2), 188-197. <http://doi.org/10.1080/10400419.2019.1606620>
- Dunn, J. G. H., Dunn, J. C., & McDonald, K. (2012). Domain-specific perfectionism in intercollegiate athletes: Relationships with perceived competence and perceived importance in sport and school.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13*(6), 747-755. <http://doi.org/10.1016/j.psychsport.2012.05.002>
- Dunn, J. G. H., Gotwals, J. K., & Dunn, J. C. (2005). An examination of the domain specificity of perfectionism among intercollegiate student-athle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8*(6), 1439-1448. <http://doi.org/10.1016/j.paid.2004.09.009>
- Flett, G. L., & Hewitt, P. L. (2002). *Perfectionism: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doi.org/10.1037/10458-000>
- Flett, G. L., Hewitt, P. L., Oliver, J. M., & Macdonald, S. (2002). Perfectionism i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In G. L. Flett & P. L. Hewitt (Eds.), *Perfectionism: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pp. 89-132).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doi.org/10.1037/10458-004>
- Franche, V., & Gaudreau, P. (2016). Integrating dispositional perfectionism and within-person variations of perfectionism across life domains into a multilevel extension of the 2*2 model of perfection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9*, 55-59. <http://doi.org/10.1016/j.paid.2015.09.046>
- Frost, R. O., Marten, P., Lahart, C., & Rosenblate, R. (1990). The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4*(5), 449-468. <http://doi.org/10.1007/BF01172967>
- Haase, A. M., Prapavessis, H., & Owens, R. G. (2013). Domain-specificity in perfectionism: Variations across domains of lif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5*(6), 711-715. <http://doi.org/10.1016/j.paid.2013.05.025>
- Hewitt, P. L., & Dyck, D. G. (1986). Perfectionism, stress, and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0*(1), 137-142. <http://doi.org/10.1007/BF01173389>
- Hewitt, P. L., & Flett, G. L. (1991). Perfectionism in the self and social contexts: conceptualization, assessment,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3), 456. <http://doi.org/10.1037//0022-3514.60.3.456>
- Hewitt, P. L., Mittelstaedt, W., & Wollert, R. (1989).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perfection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3*(1), 133-144. http://doi.org/10.1207/s15327752jpa5301_14

- Levine, S. L., & Milyavskaya, M. (2018). Domain-specific perfectionism: An examination of perfectionism beyond the trait-level and its link to well-be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4*, 56-65. <http://doi.org/10.1016/j.jrp.2018.02.002>
- McArdle, S. (2010). Exploring domain-specific perfection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2), 493-508. <http://doi.org/10.1111/j.1467-6494.2010.00624.x>
- Mitchelson, J. K., & Burns, L. R. (1998). Career mothers and perfectionism: Stress at work and hom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5*(3), 477-485. [http://doi.org/10.1016/S0191-8869\(98\)00069-5](http://doi.org/10.1016/S0191-8869(98)00069-5)
- Pacht, A. R. (1984). Reflections on perfe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4), 386-390. <http://doi.org/10.1037//0003-066X.39.4.386>
- Rice, K. G., & Ashby, J. S. (2007). An efficient method for classifying perfectionis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4*(1), 72-85. <http://doi.org/10.1037/0022-0167.54.1.72>
- Rice, K. G., & Slaney, R. B. (2002). Clusters of perfectionists: Two studies of emotional adjust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35*(1), 35-48. <http://doi.org/10.1177/0748175614522268>
- Rh eaume, J., Freeston, M. H., Dugas, M. J., Letarte, H., & Ladouceur, R. (1995). Perfectionism, responsibility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7), 785-794. [http://doi.org/10.1016/0005-7967\(95\)00017-R](http://doi.org/10.1016/0005-7967(95)00017-R)
- Slaney, R. B., & Ashby, J. S. (1996). Perfectionists: Study of a criterion group.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4*(4), 393-398. <http://doi.org/10.1002/j.1556-6676.1996.tb01885.x>
- Slaney, R. B., Rice, K. G., Mobley, M., Trippi, J., & Ashby, J. S. (2001). The revised almost perfect scal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34*(3), 130-145. <http://doi.org/10.1080/07481756.2006.11909793>
- Stoeber, J., & Stoeber, F. S. (2009). Domains of perfectionism: Prevalence and relationships with perfectionism, gender, age,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6*(4), 530-535. <http://doi.org/10.1016/j.paid.2008.12.006>
- Terry-Short, L. A., Owens, R. G., Slade, P., & Dewey, M. (1995).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fection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5), 663-668. [http://doi.org/10.1016/0191-8869\(94\)00192-U](http://doi.org/10.1016/0191-8869(94)00192-U)
- Wang, K. T. (2012). Personal and family perfectionism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Relationships with depression, self-esteem,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grad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 305-314. <http://doi.org/10.1080/00207594.2011.626050>

- Wang, K. T., Yuen, M., & Slaney, R. B. (2009). Perfectionism,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stud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7*, 249-274. <http://doi.org/10.1177/0011000008315975>
- Wang, K. T., Slaney, R. B., & Rice, K. G. (2007). Perfectionism i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aiwan: A study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2*(7), 1279-1290. <http://doi.org/10.1016/j.paid.2006.10.006>

收稿日期：2018年10月29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9年01月14日

二稿修訂日期：2019年05月07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06月10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9, 51(2), 257-273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Domain Specificity of Perfectionism: Depends on Whom and What the Domains Being Examined

Ting Shao Hsu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ei-Su Hs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Jun Ren Le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Technology Cente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oncept of perfectionism pertaining to universality or domain specificity and observed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is concep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lmost Perfect Scale-Revised was used as the perfectionism index. We measured perfectionism in a certain domain by inserting the leading sentence to the questions of Almost Perfect Scale-Revised, for example, in sports. In the first study, athlete and nonathlete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The study and sports domains were examin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s of the type of domain, type of participant, and gender at high standards were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ype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type of domains and gender. In a correlation analysis, a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study and sports domains for nonathlete students but not for athlete participants, irrespective of the high standards or discrepancies present. No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study and sports domains in terms of gender for high standards. However, a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study and sports domains for discrepancies for female participants.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wo factors for athlete students but only one factor for nonathlete participants. The first study observ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domains in terms of the high standards and the unrelated phenomenon between the domains supported perfectionism as domain specificity, 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 standards between domains, and the result of a single factor for the non-athlete participants supports perfectionism as domain general. The second study further examined this topic pertaining to the life and study domains of college students. We observed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udy and life domains in terms of the high standard scores. However, no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mong genders, and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ender and domain aspects. The correlational analysi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life and study domains in terms of high standards and discrepancy for female participants but not for male participants. Th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presented a single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 suggested that the domain-general and domain-specific issues can be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the examined domain to participa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KEY WORDS: Domain-specific, Gender differences, Perfectionism